昨非庵日纂

昨非菴日纂二集悔過卷之十八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令左右烹師經。經曰。堯舜爲君。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爲君。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徐源慷慨直言。呂岱薦為御史。岱有得失。輒諫諍。又公論之。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所聞過乎。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為益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母任氏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豚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缺何汝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耽玩典墳忘寢與食居貧帶經而耡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使立門下抱筆執牘從之

書過無幾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
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狐之一腋衆人之
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今舍死吾亡無日矣
尹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
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
論始薄之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
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
戶讀書養得少名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

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王藍田性至狷急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囘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嘗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

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閩弔楚幾致治平

曾子固與王荆公友善後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早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

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

迷者易悟悟而迷者難悟此是賢智人頂門一針

諸葛亮爲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

南唐鈌軍儲關稅甚繁農商苦之時旱禱無應唐主一日謂羣臣曰近京處皆報雨足獨京

城不雨何也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唐主悔悟即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一言而妖星退一詔而霖雨隨悔過格天其速如此

鄂南臬赴京奉母以行至彭澤母船在前驛夫不至南臬懼母舟泊野次乃持尺牘呼縣尉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得厲詞之力南臬後深自悔呼尉以好語勞之遺詳

刑要覽一冊因自訟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柰何以一尉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爲世僇人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不忍以一事戾中和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所喜者何異

唐邵謂少爲縣吏見辱於令因悔悟握刀截其髻着縣門矢之曰苟學不成有如髻遂築書堂肄業博通經史舉入京師府名大振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毎令蒼頭執燭或

睚頓則加箠杖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如此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哉琛悵然慚遂假書於許赤彪聞見日富。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

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陷人於有過之地

吾輩身爲凡流過惡蝟積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心粗而眼翳也

晉文侯使李離爲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君曰下吏有罪非子之咎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

也。不受命。君曰。子必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無罪。臣罪當死。君何與焉。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劒而死。君子聞之曰。李離可謂善悔過者矣。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
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作容皆有蓄積人間
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
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
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
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
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

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絶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庾蹇字升褒或有斬其父墓栢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自責叩頭涕泣謝祖禰自後人莫之犯

沈休文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知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

士大夫不聞盛衰倚伏之理寃親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崇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慨嘆迷人爲無明纒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汰志日有翹勤省過思諐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簡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即簡點都無不愜而

惶懼流汗亦時有之蓋自居官時而已然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若干濟窘急若干活人命若干雪冤枉若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墜美官營家產

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然明勸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其毀之也

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庖廚有肥魚。廄有肥馬。民有饑色。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且今行之矣。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愧悔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者。

李臯鎮襄陽有張柬之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欲買之馬彝歛衽言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臯謝曰主吏失詞以爲君羞非君安得聞此言。

肅宗時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弗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泫然泣下乃往朝上皇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為湛郎橋

鄭公之薨唐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

所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

行乃嘆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

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唐高宗時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劉仁軌觀

之仁軌驚趣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適見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

上悔而服其言即亟令剔去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如荅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以爲恨

魏明帝以其母甄氏廢未立爲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文帝射其母應弦而倒復令帝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何忍復

殺其子文帝悟而悔曰此語一何痛哉遂定爲嗣

張横渠在關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體之爲敝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耳遂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

出路任其所之

柳宗元貶柳州劉禹錫貶播州柳以禹錫侍親播州最惡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連州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乃答曰數往候之備加

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呑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知非痛自刻勵折節下人數年中遂有令譽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歎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彌陀恒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階級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唐戴至德直言匡諫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

毛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仲權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頓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唐太宗嘗謂執政朕常恐因喜怒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惡人違己苟自不受諫焉能諫君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王旦疾上親調藥臨終謂子日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命諸子削髮披緇以殮

昨非菴日纂二集方便卷之十七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唐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有遠郡州表必躬覽之左右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牛奇章公帥維楊杜牧之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

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刑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來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朱博守左馮翊大姓尚方禁盜人妻見斫府功曹受賕寢其事調禁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痕左右問禁禁自知情服罪博笑曰丈夫固時有是卿欲洒恥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報博敕禁毋得泄

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爲耳目。禁晨夜偵發盜賊及他伏奸。博摘禁止。守縣令久之。召功曹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陰怖。具自疏奸。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恕其罪。使自改。隨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俱感而畏之。後不敢蹉跌。博各成就其職

宋明帝宮中大集。羸婦人爲歡。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何獨不視。后曰。爲樂

之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爲樂哉后兄王景文曰后在家甚儜弱耳今遂能剛正如此

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拔之清凉爲惠最普

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怒謂受賈人財物下廷尉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即日赦出周勃免相人上書告勃欲反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以一言立釋其禍所謂

扶危昭枉者非邪。

唐每歲上巳許宮女於興慶宮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縱其問訊家眷更相贈遺一日之內人有千萬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涕泣而去歲歲如此

河間王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晦

郎日毀其樓

光逸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歸途冒雨雪衆體凍溼還值令不在逸解衣而烘徑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溼無可代者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

景公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是時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晏子乘機對曰臣實識之踴者

踊貴而屢戢公愀然改容於是省刑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

國朝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今歲蕃馬頗蕃除
操用外尚餘數千散民間恐重𢿏民今朝覲
官皆集當各給一馬令牧其孳生准民間例
聽太僕考較　上從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
朝廷禮賢奈何役之畜馬以蘇民　上曰慶
幾誤朕當即罷此令既內批兩日不出越日
召士奇曰內批未嘗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
覘李慶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故不欲因

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廉使陳智言按察所以肅寮貞慶今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據此草勅士奇叩頭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憶　聖主之曲體人情至此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塲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

緣。今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鐵哥從英宗獵。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粇罪應死。鐵哥曰。臣

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上從之。

張華爲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罪人畏不敢犯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故答曰某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

敬遊朔曰吾能免汝汝到行渡河可取竹箭盛水三尺安於腹上乃臥黃沙中經三日然後可還始終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一依朔言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覬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必尋也此人得免

元祐初年熙寧小人斥逐殆盡言者猶攻之不已范純仁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曰

治道去其太甚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二公眞長者之言

難當窘逼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亦不應忽有人焉於其中死力護持遠負之而趨近匿之而避濟天地父母之不逮而後知烈俠之道尊語到疽叢說仙無靈說佛無靈說聖道亦無靈忽有人焉於其中鎮靜主持小言之不驚大言之不怪導仙佛聖道之難通而

後知沈嘿之體重

王元澤有心疾與妻未嘗接荆公憐而嫁之同時有兵部員外郎侯叔獻再娶而悍後叔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妻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爲侯氏妻京師爲之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兵部死後休妻

宋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爲黄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宮中呼爲劉七每令與諸

小底數眞珠內夫人潛於看窗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洎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總丞臣乞監去處置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會其意許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殺豬取心肝一

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闔合子而哭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爭母朕爲葬之衣冠之家以爲美談

踪多歷亂定有必不得已之私言到支離纔是

無可奈何之處吾輩須於此放寛一路
當卮之施甘於時雨傷心之語毒於陰兵
元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
今官僚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
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
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
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亡聽一給拜墓假十
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

道里遠近定立假期

范仲淹奏言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攫人窮則詐古人所慎也况今邉事未寧尤宜使過

夏竦恨石介甚誣稱介往登萊結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詔監司發棺驗視呂夷簡曰令破冢發棺而介實死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亦可應詔

矣中使日善還奏上意果釋

國朝顧佐爲御史㳂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小過謂受皂隷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 上客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蓋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隷半使歸耕官皂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

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 上命我治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為善

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錢武肅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觔謂之使宅魚有不及數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令隱咏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

獨其例○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殺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尹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留○妻○矣○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

其談父言祐曰豫以親故受贓汚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遂以衣遺之

唐太宗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關連結文書數百事命杜如晦掌之曰付諸曹吏俄鬬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復取文書背裂一物疑石重上親聚百重命中使沉濤沱中更不復省

于頔鎮襄陽有客盛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

者。于頔遽命召焉。及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詩云。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竪功業。爲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爲己嬉娛。遂多以繒帛贐行。使其圓聚

謝眺好奬人才。會稽孔闓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

餘論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為讐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為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為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唐太宗宴玄武門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蕭瑀

以爲形容未盡。請并寫劉武周、薛仁杲、竇建德、王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覩其故主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

陳邢佐以妻不協於母。欲議出。謀於唐一菴。荅曰。人情喜怒無常。豈以一失母心。便當爲棄婦。他日母追悔時。汝悔何及。此將只宜委曲調停耳。未幾。婦姑果相協。邢佐早世。其妻寡

而貧。堅守其節。

國朝大學士高拱上言。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土。惟有民社之責。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官卑家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情實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乞視此爲例。從之。

建元中都下姧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簡括。王仲寶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

也持符於事既煩反成不職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

國朝顧愚遷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贖處

文潞公出四玉杯勸客官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司馬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玉爵弗揮

典禮雖闕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潞公笑釋之。

王稷家有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簡稷之家財。裴度奏曰。王鍔身沒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簡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

余嘗薦某於當路曰惜其人形貌短小余曰公非市羊豕何論斤兩令晏嬰裴度遇公曾不得縣尉

有數貴人遇休沐携歌舞燕僧舍者酒酣誦前人詩因過竹寺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僧聞而笑曰尊官得半日閒老僧卻忙了三日謂一日供帳一日燕集一日掃除也

劉玄佐鎮汴嘗以譏怒欲殺翟行恭無敢辨者

處士鄭涉見玄佐曰聞行恭抵刑付屍一觀玄佐怪之對曰臣聞枉死人面有異一生未識故借觀耳玄佐悟乃免

宋英宗立爲皇子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襄一人及即位意便忿然襄以此疑懼請出旣有除命歐陽脩進曰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上曾視之否帝曰文字即不曾見然不可知其必無脩曰若無文字事安可知就使陛

下曾見猶須更辨眞僞往時夏竦必欲陷富弼先令婢子學石介書法學成僞作介與弼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廉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於臣丁母憂還朝有嫉臣者亦僞撰臣一劄言乞汰內豎欲以此激怒羣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猶須辨眞僞況止傳聞之語乎帝忿寢釋

唐玄宗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前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今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爲天下士君子也。

武惠妃生日。唐主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主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竇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體。陛下志在勤儉。愛物惡棄於地。奈何性命至重。輕於賤飡者乎。上瞿然大悟。遽然赦之。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爲利人事。繁指坐閒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兒。皆可行。唯在常久而已。

僕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

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韓魏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潜卷。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見。且媿

且嘆曰眞天下盛德也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太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

政之意乎於是遂罰其制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慾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遂置二一奏上前且言憸言動揺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